

启示录

遥远的凯歌

西格伯特 W 贝克 (Siegbert W. Becker)

翻译：张崇峰

西北出版社
密尔沃基 威斯康辛



中国路德会 基业译丛

试读本

All rights reserved. Except for brief quotations in critical articles or reviews,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manner without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publisher.

Library of Congress Card 84-60230
Northwestern Publishing House
1250 N. 113th St., Milwaukee, WI 53226-3284
www.nph.net
© 1985 by Northwestern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1985
ISBN 978-0-8100-0190-9

试读本



西格伯特 W 贝克博士

1914-1984

启示录

遥远的凯歌

圣约翰的启示录

本书的信息

约翰在《启示录》中的预言与《旧约》先知们的预言之间，展现出一种有趣的相似之处。当那些古时的、上帝的代言人们描绘那将要到来的弥赛亚时，他们常常看起来是彼此矛盾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他们提到所应许的救主时，视其为将要毁灭他的众多仇敌，并治理地上万国的得胜的君王。另一方面，他们看到他好像将要被刺伤、血肉淋漓、被唾弃并被人弃绝的、忍受着苦难的仆人。

同样，约翰谈及弥赛亚的众多追随者时，也称他们为君王和祭司。他们将要“在地上执掌王权”（5:10）。当他们死后，他们逝去的灵魂将要“与他（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20:6）。在新天新地中复活之后，“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22:5）。

然而，正如基督曾藉着受辱、受难得着荣耀，得以被高举（《腓立比书》2:6-11），正如他曾“因受苦难而得以完全”（《希伯来书》2:10），那么，信徒们那君尊祭司的职分也必期待藉着十字架得以拥有生命的冠冕。

当旧约时期的信徒们深思着关于弥赛亚既是得胜的君王，又是忍受苦难的仆人这看似矛盾的预言时，他们一定常常感到困惑，不理解这两个预言所描绘的怎么能够同时都是真的。作为相信上帝的儿女，他们当然相信两个方面的表述都是真的，并且承认圣灵比他们所知的更多。但是犹太人确实看到了诸多预言中的迷惑之处，这一点在他们古时的神学发展中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一些古时的犹太人曾尝试藉着将要出现两位弥赛亚的教导，来解决这个难题，一位是出于利未支派的祭司，他将会成为伟大的受难者，而另一位出自犹大支派的君王，则会成为伟大的征服者。如果他们留心查考先知们的话语，他们就会知道，这个结论与旧约中清晰的表述完全不符。撒加利亚的话，“他必在位上作祭司”应该足以否决这种错谬的解决办法了。忍受苦难的祭司和得胜的治理者显然是同一位。

其他的犹太人，我们甚至可以说大多数的犹太人，藉着对先知所提及的弥赛亚的受难视若无睹，避开了这个困境。取而代之，他们强调的是那些提及他的尊荣和得胜大能的章节。结果就是，犹太人的各样期望变得越来越千禧年化。他们越发看不见全世界的救赎要藉着弥赛亚的受难到来，耶和華要将“我们所有人的罪孽”放在他身上。相反，他们开始设想着弥赛亚的得胜，不是胜过罪和撒旦，而是胜过属世的仇敌。他们沐浴在属世君王的美梦当中，盼望这位君王将因他极大的能力，藉着军事的征服得着荣耀。

弥赛亚所肩负使命的这种属世的概念，在犹太人的脑海中，明显也在救主第一次宣告他的受难和死亡时门徒们的反应中，都是如此的根深蒂固。值得注意的

试读本

是，耶稣直到受难日之前大概六个月左右才宣布这个消息。这就是在彼得宣告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马太福音》16:16），而门徒们也对此确信不疑不久之后的事情。因为两年半的时间里，他们在神迹奇事中看到了他的大能，他医治疾病、使耳聋的听见、瞎眼的看见、长大麻风的得洁净、使水变成酒、用手中很少的食物喂饱了很多、使风和海都平静了、使魔鬼离开那些被他们附着之人。他们看到了得胜君王的作为，做着旧约先知们预言他要做的事情。他们也相信，弥赛亚已经来了。

但是随即“耶稣才向门徒说明，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许多的苦，并且被杀”（《马太福音》16:21）。彼得对这话的回应是：“主啊，千万不可如此！这事绝不可临到你身上。”即便在耶稣训练使徒们的后期，看起来他们仍然很难理解这一点，即得胜的君王如何还是忍受苦难的仆人。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耶稣经常对他们提起他即将经历的受难与死亡，并且每一次这样的信息传达之后，至少都有一位福音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他们并不理解救主正在谈论的事情。这些信息使他们感到困惑，直到他们看见复活后的救主升天，坐在上帝的右边，并在五旬节得到圣灵的浇灌之后，才有所改变。那时，他们才明白了弥赛亚是如何藉着受难和受死，即藉着胜过罪、死亡和魔鬼，成为万有之君的。

新约时期的教会面临着类似的难题。彼得已经教导初期的基督徒们说，他们是“有君尊的祭司”（《彼得前书》2:9）。从使徒保罗那里，他们已经知道“万有都是他们的”（《哥林多前书》3:21-23）。在他受死之前的那夜，救主告诉他最初的追随者们说：“我把国赐给你们”（《路加福音》22:29），并且他们对这些话的理解，从耶稣升天的那一天他们所问的问题上变得清晰起来，他们说：“主啊，你就要在这时候复兴以色列国吗？”（《使徒行传》1:6）。他们仍旧感染着千禧年主义的病毒。

我们可以同情他们的无知，即便我们不能为其开脱。充满挣扎的年轻教会的成员们，正忍受着颠沛流离，他们的财产被没收，甚至面对失去生命的危险，只因为他们对福音的忠诚。如果他们有时很难明白保罗话中的真理，就是保罗说：“因为万有都是你们的，或保罗，或亚波罗，或矶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哥林多前书》3:21f），我们也无法责怪他们。

正是在这样充满考验的时期，《启示录》应运而生。罗马掌权者们正齐心协力地除灭稚嫩的教会。约翰被放逐在外，教会正承受着极大的磨难。在这样充满危险和试探的时期，救主再一次申明了他的教会本该从他的胜利中学到的教训。和救主自己一样，他们也是君王和祭司。但是他们的王权和祭司职分只会在受难和死亡之后显现出来。“我们行事为人时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哥林多后书》5:7）。

这也是我们都需要吸取的教训。理性直接得出的结论是，百万富翁的儿子们就应该住在豪宅中，开着昂贵的汽车。我们是那位创造并拥有着世界和其中一切的君王的子女。知道了这些，我们就按捺不住梦想着一个千禧年的国度。为了抵

试读本

御这样的试探，使徒约翰写下了他的《启示录》，它恰好是整本圣经里最反千禧年的一卷书了。其中，约翰教导我们，不要在今世和今生寻求各样的胜利。取而代之的是，《启示录》提醒我们留意救主的话语，“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要有勇气，我已经胜过世界”（《约翰福音》16:33）。基督的胜利确实属于我们——直到永远。

斗争凶猛，战事久长
遥远的凯歌，轻唱耳旁
勇哉心房，壮哉臂膀
哈利路亚，当赞美颂扬。阿们。

《启示录》的正典性

优西比乌，这位活跃在四世纪初叶的教会历史之父，将新约中的众多书卷分成了两类，即“没有争议的书卷（homologoumena）”和“有争议的书卷（antilegomena）”。他还确定了另外一类书卷，即那些他认为不属于上帝默示话语的书卷。他称这些书卷为“伪造的”书卷。没有争议的书卷是那些被所有的基督徒认同为默示的、属于正典的书卷。有争议的书卷是那些新约中被大多数基督徒接受，但是一些早期教父对他们的正典权威表示出疑虑的书卷。伪造的书卷则是那些被绝大多数基督徒从正典中剔除的书卷。

按照优西比乌的说法，有争议的书卷包括《希伯来书》、《雅各书》、《彼得后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和《犹大书》。通常情况下，《启示录》也被称为有争议的书卷。然而，优西比乌并没有将其归为此类。他对《启示录》的态度相当的奇怪。最初，他将其包含在没有争议的书卷里，但是随后，在同样的情况下他却建议说，或许它也可与伪造的书卷归为一类。但是为什么会有这种矛盾的表现呢？

一方面，看起来优西比乌在他用作历史写作资源的、早期教父的诸多作品中，所发现的——如果有的话——反对《启示录》正统性的声音并不多。但是另一方面，在优西比乌的时代，假教师们一直利用着《启示录》，将犹太人的千禧观引入了基督教会神学的教导当中。在两约之间的时期，即将到来的弥赛亚的概念已经变得越来越世俗化，并且弥赛亚将会在世上建立起他的国度，带来一千年和平时期的想法，变得甚嚣尘上。救赎被人们以愈发属肉体的方式描绘出来。弥赛亚的统治被勾勒为一幅画面，那时每棵葡萄树会生发出一千个枝条，每个枝条上要结出一千串葡萄，而每串葡萄上要长满一千颗葡萄，每颗葡萄要产出一千加仑的葡萄酒来。

这些犹太人的观点和《启示录》之间惟一的相似之处，出现在《启示录》20章，其中约翰提到了一千年，在这一千年中那些因其信仰而被斩首之人的灵魂，将与基督同活并一同掌权。晚期的教父，如优西比乌，看起来并没有经过审慎的释经，表明犹太人千禧年主义的观点与《启示录》20之间不可能彼此调和，就开始怀疑说，这卷书可能包含有错误的教义，因此不能被视为正典。结果就是，《启示录》开始被归类为有争议的书卷。

试读本

同样，必须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看待路德对这卷书的态度。在他将圣经翻译成德文时，他为每卷书都附上了前言。在这些前言中，他讨论了诸如作者、写作时间和各卷书的内容等问题。在《启示录》最早的前言中，他表达的观点是，这卷书不可能是使徒的作品。他的理由听起来也相当奇怪。首先，他说的是，写清楚内容是使徒们的本质特征。而这卷书，他说到，并不是用清晰的语言写就的，因此不可能是使徒的作品。

路德的另一个理由同样的奇怪。他说，作者对自己的称赞过高了。路德并没有举例说明他脑海中的想法，但是他必定在某种程度上提到过这卷书对那些阅读其内容之人承诺的各样好处。但是，如果我们接受这卷书中所宣称的默示，这些益处就不是以人的名义，而是以基督的名义许下的，那是出于基督的话。原则上，路德不可能拒绝这些默示的宣告，因为当《圣经》其他书卷做出同样的宣告时，他是完全接受的。

路德第三个理由是最为奇怪的。他说，这卷书既没有提到基督，也没有教导有关基督的事情。然而，从这卷书最开始的经文——其中将《启示录》称作是耶稣基督的启示——直到最后的祈祷——其中使徒祷告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我们可以说，在这卷书中救主都占据着焦点的位置。

要理解路德为何以这种方式谈及此书——晚些时候路德教会正是从这卷书中选取了宗教改革主日的书信经课（《启示录》14:6、7）——有必要回顾一下当时人们看待此书的情况。

路德最初对圣经的认知来自于圣经的拉丁文版本《武加大译本》。在这本圣经中，旧约时期的次经（the apocrypha）与正典书卷一起印制成册。路德开始确信，次经不是圣灵默示《圣经》的一部分。在此值得一提的是，直到路德死后，罗马教会才在多特会议上第一次官方宣认说，次经也是正典。《武加大译本》的译者圣耶柔米至少否认了一些次经书卷的正典地位。因此，路德所持的对次经的看法，即使在罗马的眼中，在那个时期也并非异端邪说。当他的德语《圣经》得以出版时，他将次经从《武加大译本》中原有的位置上彻底移除。取而代之的是，他将次经作为旧约的附录出版，并在前面加上了一个注释，表明这些书卷并非上帝默示的话语，但却是很好的、有益的读物。路德特别欣赏《西拉智训》所展现出来的常识，他也相信《犹滴传》和《多比传》都是具有教化意义的文学作品。

在《新约》中，路德也意识到某些方面有些类似的情况。从来没有任何被称为《新约》次经的书卷，曾被收录到希腊语《新约》之中，就像《旧约》次经从来未曾成为希伯来《圣经》的一部分一样。但是，早期教会确实有一些书卷上未曾达成过一致意见。因为这样的原因，路德也对它们的正典性存有一些疑虑。然而，他从未像处理《旧约》次经那样，对待《新约》的有争议书卷。它们并没有被视为《新约》的附录，并拥有一个明确否认其默示地位的单独标题。他确实重新编排了《新约》书卷的次序，使得《希伯来书》、《雅各书》、《犹大书》、《启示录》被安排在成书的最后。但他没有改变《彼得后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的位置。

确实，在路德早期的前言中，他否认过这些书卷最初出自使徒之手。他对《雅

试读本

各书》和《启示录》的评论最为严苛。他在他的第一版《新约》中提到《雅各书》时说：“我不希望他在我的《圣经》中。”这或许是他对任何有争议书卷所采取的最接近于他对待《旧约》次经的态度了，但是这一言论在后期《雅各书》的前言中消失了。然而，似乎直到路德生命的尽头，他对《雅各书》的正典性仍旧心存疑虑。

多年以来，路德对《启示录》的态度也有了显著的改变。在路德去世前一年出版的最后一版路德德语《圣经》中表明，他的立场有了相当大的调整。那时，他早期的批评，“我的灵无法容忍这卷书的存在，”以及他对这卷书的苛责，都从其前言中彻底消失了。在引述了一些教父对使徒约翰作者身份的疑虑之后，路德写道：“就我们而言，我们仍旧表露出这一疑虑。然而，这不应该拦阻任何人将其视为使徒约翰的作品。”

路德宗信徒经常被路德早期的前言所影响，并对《新约》最后的这卷书视而不见。然而，如果路德宗的神学家们不想将阐释这卷书的机会留给千禧年主义者，他们就应该对其备加关注，而千禧年主义对这卷书阐释的愚蠢之处就会变得昭然若揭。即便这卷书有着很多难以阐释之处，即便书中有很多我们完全不能理解的地方，然而在这卷书中，确实仍然能够找到《新约》中一些最美好、最安慰人心的段落。路德晚年时期不再说这卷书既不知晓基督也不教导基督的话，看到这一点实在并非难事。在第一章中（1:5f），约翰说：“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从罪中得释放，又使我们成为国度，作他父上帝的祭司。愿荣耀、权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在赞美救主方面，你在哪里还能找到比此处更加美好的颂词呢？哪里还能找到不怀着喜悦的心情加入到第五章中向羔羊吟唱颂歌的福音派基督徒呢？他们唱道（5:9f）：“你配得拿卷，配揭开它的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支派、各语言、各民族、各邦国中买了人来，使他们归于上帝。又使他们成为国民和祭司，归于我们的上帝，他们将在地上执掌王权。”并且，哪一位基督徒不是期待着有一天，我们可以与那身着洁白盛装的一大群人，一同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正是他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他们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得洁白。所以，他们在上帝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事奉他；那坐在宝座上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太阳必不伤害他们，任何炎热也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上帝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本书作者的观点是，确实没有充分的理由怀疑约翰的《启示录》的正典性，并且在我们这个时代，当基督徒们正再一次面临着逼迫，当有形教会不知不觉中已大范围地陷入离经叛道的境地，远离对福音应许那单纯、天真的信心时，这本书就尤为珍贵和重要了。

作者

正如我们所见，路德受了优西比乌的影响，他在这件事上特别提到了优西比乌，并表达出他对约翰作者身份的怀疑。但是进一步查看后会发现，优西比乌误解了他手中的资料。为了支持他的立场，即使徒约翰未曾撰写《启示录》的观点，优西比乌引用了帕皮亚（Papias）著作中的话。他说，帕皮亚提到了两位名叫约

试读本

翰的人，他提及说，其中的一位“与彼得、雅各、马太和其他的使徒们”一起被称为使徒，而另一位约翰与名为亚里斯提昂（Aristion）的人则未曾名列使徒当中，并“明显因为长老的称谓”与其他使徒们两厢区分开来。优西比乌看起来好像忽视了，或者本来就不想看到的是，在这种特定的语境下，帕皮亚没有称呼彼得、雅各和约翰为“使徒”，正如优西比乌所说的那样，而是称呼他们所有人为“长者”或“长老”。因此，“长老”这个名号不一定意味着这位约翰就是“另一位”约翰。事实上，帕皮亚并没有称呼亚里斯提昂为“长老”。因为，他似乎是特意将约翰单独称为“长老”，以表明他不像亚里斯提昂那样，并且他与马太、彼得、雅各等人属于同一个群体。

此外，被引用的文本自身对两次提及约翰有着清晰的解释。这一点在常用的优西比乌的英文译本中被遗漏了。其中引用帕皮亚的话说（HE.III.39；教会史，优西比乌，第三卷，第39章）：“如果我在任何地方遇到任一位曾是长者们（长老们）追随者的人，我都会特意询问长者们（长老们）曾经宣告过什么，安德烈、彼得或腓力又曾说过些什么。多马、雅各、约翰、马太或其他任何一个我们主的门徒们，他们说过些什么教训。”然而，根据优西比乌的希腊文原文，最后一句话不应该被读作：“亚里斯提昂和长老约翰曾说过什么，”而应该被读作：“亚里斯提昂和长老约翰还在说着什么，”因为希腊语的动词是一般现在时态，而对约翰的两次提及的原因是，在帕皮亚谈论此事的时候，使徒约翰仍然在世的这个事实。还可以指出的是，在使徒约翰的第二、三封使徒书信中，他提及自己时也使用的是“长者”或“长老”的名号。

优西比乌还引用亚历山大的狄奥尼修斯的话，表明他是另一位对约翰作者身份持有疑虑的早期教父之一。狄奥尼修斯给出了几个他怀疑的理由。值得注意的是，他没有引用任何更早期的教父，而只是将自己局限于文学风格的问题之内。他说，尽管这位约翰几次表明自己是启示录的作者，但是使徒约翰却并未在其福音书中，也没在他的三封书信中表明此事。他还提到，在以弗所曾有两座约翰的纪念碑，他由此得出结论说，必然曾存在两个名为约翰的、名声在外的人，而第二位必然是《启示录》的作者。他还援引了《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书》之间的许多相似之处，并认为《启示录》“与它们甚至没有一个共同的音节”（HE VII, 25）。他在《启示录》“拙劣的希腊语风格”中，发现了他最后否认约翰作者身份的理由。

感谢这些论点的薄弱之处，我们几乎没有什么理由怀疑这卷书源自使徒的属性。作者在第一章和最后一章中都自称为约翰，并且他宣称的、写下这两章文字所具有的权威，不适用于任何一位没有受基督之命发言的人。如果作者并非使徒约翰，那么当路德说作者对自己的作品评价过高时，他就是正确无误的。此外，在这卷书中，我们发现了在整本《新约》中最强有力的、关于默示的主张之一。他听到并记载了耶稣基督的话语和启示。当他称自己为耶稣基督的“仆人”或“奴隶”时，他所使用的这个称呼，与保罗、彼得、雅各和犹大在他们的书信中介绍自己时使用的如出一辙。

除此之外，与亚历山大的狄奥尼修斯所表达的观点相反的是，《启示录》与四福音书和《约翰一书》两厢之间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我们可以略略提及几处。在《约翰一书》中，约翰提到基督的血洗净了我们所有的罪（1:7）；《启示录》谈

试读本

到了一些人，这些人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7:14）。此外，《约翰福音》、《约翰一书》和《启示录》是《新约》圣经中仅有的，将圣三一神的第二位格称为上帝之“道”的书卷。《约翰福音》（5:25-29）中提到了两次复活，而《启示录》第20章中也提到了两次复活。

《启示录》的作者要么是使徒约翰，要么是一个极力试图让人拥有一个印象，即他是以使徒的权柄发言的人。如果我们按照字面意思理解这卷书中所记载的话，那么摆在我们面前唯一真正的选择是，要么完全拒绝它，要么接受它为正典的一部分。这一点在优西比乌的《教会史》中对这卷书怪异的分类中，就已经显得异常清晰了。它要么是正典，要么就是伪造的。

亚历山大的狄奥尼修斯指出来的确有其事，即写作《启示录》的希腊语风格与约翰其他作品中的希腊语风格迥异。这种差异可以有几个方面的理由。首先，我们知道使徒们和先知们一样，通常是由助手将他们的讲道记录成文字。在逐字默示的教义中，并没有任何事情能拦阻圣灵在措辞和文字风格上使用助手们的各样建议，这些助手有时也可以加上他们自己的评注（例如，《罗马书》16:22）。约翰很可能在撰写《约翰福音》时得到了这样的帮助，否则就很难解释在该书的倒数第二节经文中出现的复数代词。但是在拔摩海岛上，就是约翰看到并记录下天启中各样异象的地方，他并没有这样的助手。

看起来非常明朗的是，这卷书中存在的一些语法上的异常用法是故意为之且意义重大的。毫无疑问，使徒早知道希腊语介词 *ἀπό* 支配的是所有格形式。他在同一句话中使用它的时候搭配的正是所有格形式，其中他写道：*ἀπὸ ὃ ὦν καὶ ὃ ἦν καὶ ὃ ἐρχόμενος*（从那位今是、昔是并将是的）。因此，当他在此处违反希腊语语法的规则，使用 *ἀπό* 来支配主格时，看起来相当明显的是，此处短句作为无变格的专有名词（an indeclinable proper name），被用来指称那位在《旧约》中自称为“雅威”、“我是我所是”的、永恒不变的上帝（the immutable God）。

风格迥异的第三个理由，在于这卷书中所处理的素材类型上存在着根本的不同。因此，我们不应该仅仅因为语法上发现了几处非常规的情况，就否认这本书作者的使徒身份。

那些会说外语的人们可能发现，只要他们正使用的是自己所擅长的语言，使用这门语言沟通和写作就相对容易一些。然而与此同时，一旦他们开始处理他们不那么熟悉的主题时，他们就可能会遇到困难。例如，在美国，那些仍旧使用德语的路德宗牧师，当他们用德语来展现《圣经》教导时，可能不会有太大语言方面的困难，但是当他们试图在《圣经》之外的领域援引示例时，他们就很难用德语将它表达出来了，并且在摸索着寻找合适德语词汇时遇到的困难，常常蔓延到德语语法之上。对于那些在这种事情上经验丰富的人来说，《启示录》的语言应该不存在任何特别的难题。

当人们想起语法中的错误并不构成事实上的错误时，这个“难题”就显得不足介意了。“他在回家的路上来我们这里停了一下，”这样的表述可能会让编辑感到发怵，但并非是因为作者所说的信息不清不楚。

试读本

写作时间

当约翰写下《启示录》的时候，他正因他的信仰而流放在外，而教会则正处于逼迫之中。公元一世纪曾有两次大规模的迫害时期，一次是六十年代中期，尼禄皇帝执政末期，另一次是九十年代初期图密善（Domitian）治理期间。有些人相信这卷书是在尼禄统治时问世的，但是更多的学者则认为它是在稍晚的逼迫时期完成的。

写作地点

《启示录》是《新约》中，在写作地点这个问题上毫无讨论余地的、少数的书卷之一。约翰告诉我们说，他看到异象的时候，他正被放逐到拔摩海岛上，远离小亚细亚的海岸线，距离以弗所不远，根据教会的传统，约翰生命最后的时期，他正是在这座城市中会堂里的牧师（1:9）。

处境及目的

我们已然指出，这卷书是在遭遇逼迫时期写就的。约翰自己也“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作的见证”而身处拔摩海岛上（1:9）。基督徒可能被下到监里（2:10）。一个名叫安提帕的基督徒已经被杀殉道（2:13）。其他人则正因他们的信仰而被斩首（6:9-11；20:4）。

正因如此，人们正竭尽全力地摧毁着基督信仰，铲除基督教会。在上帝的默示下，约翰写下这些话，来安慰仍旧稚嫩的教会，来提醒上帝的子民，他们可能会遭遇这诸般的事情，并且确保教会最终的得胜。《启示录》或许可被视为两处圣经经文的注释，就是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使徒行传》14:22），和“阴间的门，不能胜过”教会（《马太福音》16:18）。

本书的阐释

《启示录》的希腊语词汇为 Ἀποκάλυψις，这卷书也常被称为“the Apocalypse”（译者注：启示），这是将希腊语词汇音译为英语后的名字。它还将一种在《旧约》中也可以看到的文学类型或形式附加在其名称之上，这种文学类型或形式在两约期间变得流行起来，甚至在《新约》时期之初也未曾消亡。在《旧约》中，尤其是《但以理书》和《以西结书》中，包含有大量的启示文学（Apocalyptic literature）。从非常宽泛的角度上，启示文学可以被定义为借助奇特、甚至奇思妙想的象征，描绘出未来景象的一种尝试。

不信的、持批评态度的学者们通常认为，由于长期意义上所预测的预言是不可能的，因此启示文学的作者们通常描绘的是他们自己所处时代或最近发生的事件，或许还有些许对未来机敏的猜测。这些学者们通常将启示类书卷视为彼时对

当权者的攻击。因此，依他们之见，作者们不得不用怪异的象征来掩饰他们的信息，那些只有预期中的读者们才可以理解，但对迫害他们的政府官员仍旧是奥秘一般的信息。学者们认为，启示文学的作者们一般都是匿名写作，通常是让他们的作品自称是出自某位教会历史中响当当的人物之手。所以这种批判性的理论认为，启示文学通常都是在遭受逼迫和苦难的时期写成的，并总是对未来更好的时日抱有着希望。

基于这样对启示性的定义，《但以理书》被认为并非由先知但以理所写，而是由生活在安条克·伊皮法尼统治时期的某个不知名作者所撰写的。这位不知名的作者冒充先知但以理，以但以理的名义，将他自己时代发生的事件，用据传但以理所写的诸多预言描绘了出来。

在历史批判的释经方法及其文献中，此等错误的观点与“启示性”一词紧密相关，以至于在没有进一步解释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审慎地使用这样的术语来描绘《新约》最后的这卷书。

有一种《启示录》的释经学观点建立在这种对所有启示文学的、现代的诋毁之上。这便是所谓的“过去式解释法（Preterist）”观点，这种观点认为，这卷书中用象征性的语言描绘出的各样事件，已经发生了，或在这卷书成形期间正在发生，或在写作时是清晰可以预见到的事件。

第二种同样必须被摈弃的观点是“未来主义”（Futuristic）的圣经诠释。这种对这卷书中信息的阐释方法秉持的是，此处描绘出来的各种事件属于未来，将在现世历史的末期得以实现。据称这卷书中的各种异象预言了真实的七年“大患难”，“被提”和基督“千禧年的统治”。我们不会在此处耗费太多时间来驳斥这种观点，即便它是现代保守派新教的诸多悲剧之一，即便越来越多的人接触到此类观点，它们也已挑起了人们对未来病态的好奇。

与《奥斯堡信条》一起拒绝承认许多基要派新教徒强加在《启示录》之上的“各种犹太教观点”的、笃信《圣经》的路德宗信徒，只剩下两种关于《启示录》的诠释观点可以选择。或许早期路德宗信徒间最受欢迎的观点，是可被称之为“教会-历史”的释经方法。这也是马丁路德和大多数正统派路德宗释经家直到近代都秉持着的观点。下例可以表明这种方法：路德说，在第八章开始的七号的异象中，第一个天使是塔蒂安（Tatian），第二位是马吉安（Marcion），第三位是奥利金（Origen），第四位是诺娃蒂安（Novatian），第五位是阿里乌（Arius），第六位是穆罕穆德（Mohammed）。稍晚的路德宗释经中可以看到这种诠释方法的另一个例子，该诠释认为“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传扬”（《启示录》14:6）的天使，明显是关于马丁路德和路德宗宗教改革的预言。路德宗教会将此处经文选为宗教改革主日诵读的历史性书信经文。

支持这种阐释《启示录》方法的人们，就是试图在这卷书中每个象征性的细节中找寻具体的人物或事件的人们，通常都出于善意，并对这卷书基本的信息理解得非常透彻。比如，路德评论说，吹响七号的异象使我们确信“即便在异端横行的时候，基督教世界也必拥有良善的天使和纯正的话语，”此言恰如其分。

试读本

然而，这种解读这卷书的方法，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让那些接触到此书的人感到望而却步。那些使用此种方法的路德宗释经家们所谈论的诸多事情，一定会被贴上纯属臆测的标签，这种印象总是使听众心存疑虑，除非他愿意将人的见解视为权威。当路德说，第三个天使是奥利金的时候，他有可能是对的，当他说第六个天使是穆罕穆德时，释经者有时可能倾向于相信，这位宗教改革者已经非常接近正确的解读了，但是无论人们怎样努力尝试，都无法对这样具体的阐释确定无疑。我们也总是想要对这些释经者们发出疑问说：“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呢？”此外，有什么可以拦阻释经家们认为，那在空中飞翔的，有永远福音传讲的天使是华达（C. F. W. Walther）或阿道夫·霍内克（Adolph Hoenecke）呢？

路德本人通过他广泛的观察，为我们提供了恰当解读这卷书的线索。在他评述七号异象的结论中，他写道：“熟知历史的学者们能够厘清这个问题，因为在此详细论述并证明每一件事要耗时良久。”然而，同样清晰的是，路德本人并没有严格地秉持“教会-历史”式的释经方法。当他说，“第二个天使是马吉安，连同他的卡塔弗里吉派（Cataphrygians）、摩尼派信徒（Manichaeans）、孟他努主义者（Montanists），诸如此类，将他们自身的灵性凌驾于整本圣经之上的，像燃烧的山峦一样在天与地之间挪移的人们，例如闵茨尔（Muenzer），我们这个时代的狂热分子们。”因此，路德几乎不像乍看起来时指代得那么具体。他意识到，这些象征是在宽泛的框架下被描绘出来的，它们适用于每一个时代和各种不同的情形。

路德用这样的方式预示了一种或许由于缺乏更恰当的名称，而被称为“唯心主义的”（idealistic）释经方法。在此观点中，第六章中的红马并非象征着一场具体的战争，而是象征性地描绘出了为人类带来巨大磨难的每一场战争；黑马并非象征着末日中任何具体的灾荒，而是象征着致使粮食价格高不可攀的每一场饥荒。第九章中，从无底坑中冒出的、遮天蔽日的烟，指得并非具体的异端，而是遮蔽了福音之光的每一种错误的教义。在这样的阐释中，带着永远的福音传讲并飞在空中的天使，并非特指马丁·路德和路德宗的宗教改革，而是指向将清晰的福音带到地极的教会中每一次开展起来的运动。这并不意味着，相比于其他运动，某些运动不能与这些象征更好地契合。唯心主义式的诠释并不妨碍我们使用《启示录》14:6 作为宗教改革主日的经文，但是它拒绝将阐释局限在某个特定的时期和具体的事件上。我会毫不犹豫地指出，这天使正或激昂、或低沉地飞翔在今日的威斯康星总会（the Wisconsin Synod）之中，并且背信弃义的新教也成了巴比伦的一部分。当路德说，第六位天使及其来自东方的大群马军象征得是伊斯兰教的诸军时，他可能非常接近真相了。

唯心主义式的圣经诠释使我们能够在阅读《启示录》的时候，将其视为一卷清晰的书。这卷书的大题框架和其基本教导通常是非常清晰的。但是正如我们在尝试解读寓言的每一个细节时给我们自己制造的诸多麻烦，从而常常使阐释变得飘忽不定，让寓言变得模糊不清，因此我们必须避免对启示的每一个细节进行解读的行为。象征性和比喻性的预言绝对不能被过度引申解读。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象征是随意而为的，能够任意加以解读的。救主被描绘为羔羊，而魔鬼被形容为大红龙，都是事出有因的。那些铭记着救主曾告诉他的门徒们，使他们的光照在人前的人们，就会知道为什么七盏金灯台被用来象征七间教会。当我们学会用解读寓言的方式来理解《启示录》时，我们就掌握了处理这卷书的方式。并且，当

我们自己不仅熟知那些《旧约》中通常被归类为“启示性”的章节，还对《旧约》中广泛存在，在《新约》中也不容缺失的、丰富的象征性了如指掌时，我们就会发现这本预言性的书卷远没有乍看时那么令人望而生畏了。

我们在《启示录》区分开的七个部分当中所看到的，或许可被比作七幅恢弘的画作，它们描绘的是整个《新约》所涵盖的时期内，教会在当今邪恶世界中完整的历史。在这七幅肖像的每一幅中，我们都看得到在巨大的患难当中，总有永远的福音得以传扬。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尽管教会必须忍受来自教会层面和政治上反基督教势力所施加的各种试炼，它们试图使上帝使者所做的见证销声匿迹，但教会仍然是得胜的。这卷书整体的信息或许可以用使徒的话加以总结：“我们必须经历许多的苦难，才进入上帝的国里，”并且，我们要靠着上帝的恩典和羔羊的血进入其中。

这种“唯心主义式”的释经，事实上只是“教会-历史性”阐释《启示录》的一种变体。这类术语的使用或许让人认为，我们阐释《启示录》时所使用的方法，与以往我们解读《圣经》中其他大部分经文时所用的方法不同。在现代路德宗教义中，我们的反对者们很可能会质询我们，既然我们如此明确地意识到，《启示录》必须作为一种不同于福音书或使徒书信类型的文本加以解读，为什么我们如此强烈地反对“*Formgeschichte*”（教会-历史式释经）呢？我们只能回答说，“*Formgeschichte*”释经中存在着一些真实的部分，正如撒旦在伊甸园中所说的话中也曾存在着诸多真实的部分一样。

《圣经》中存在着不同的文学形式。然而，我们正处理的内容是哪种文学类型必须由历史-文法（the grammatical-historical method）的方法加以判定，这种方法让文本为自身发言，而非由突发奇想就将其强加于文本之上的历史-批判方法（the historical-critical method）加以判定。文本本身告诉我们，第一章中的“七星”并非是天空中发光的天体，而是七间教会的七位使者。我们可能无法确凿无疑地断定，这些使者是委派给这些教会的守护天使（虽然证实这一点的证据有限，但这种新奇的想法并非与《圣经》教导背道而驰），还是七间教会的使者们就是这些教会的牧师。后一种观点不仅有希腊原文的字面含义作为支撑，还与整个基督教教义——或者，我们有时称呼它为信仰类比（the analogy of faith）¹——更加地契合。

那些质询我们，为什么我们不允许他们用我们自己解读《启示录》的方式去理解《创世记》的人们，提出了同一观点的另一种变体。如果我们坚持如我认为他们称之为“前瞻性预言”（prophecy looking to the future, *Vorwaertschauende Prophetie*）那样解读《启示录》，那么为什么他们就不能如“回顾性预言”（prophecy concerning things past, *Rueckschauende Prophetie*）那样解读《创世记》呢？人们不禁要问，这样的问题是否真诚和尊重，亦或他们只是想要在单纯当中撒播疑惑的种子。

实际情况是，我们解读《创世记》和《启示录》的方式完全相同。当约翰说那

¹ 译者注，the analogy of faith，通常指的是正统派信条。如果正统派正确地解释了圣经，那么其他人就不能使自己的释经和正统信仰相抵触。

时他在拔摩海岛上时，正如我们解读创造的记载和人类的堕落一样，我们也将其理解为历史中的事实。当《创世记》15章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看到异象时，我们解读这事的方式，与我们解读约翰告诉我们他在拔摩海岛上看到异象时所说的话，方式完全一样。并且，当我们解读《创世记》15章中对异象的描述时，我们解读这部分经文的方式，与我们解读约翰描述他的异象时所用的方式，同样完全一致。惟一的区别是，约翰的异象比亚伯拉罕要长得多。顺便提一下，亚伯拉罕所见的异象中所包含的某些形象，在某种意义上与我们在约翰的异象中所见的一些形象同样的奇幻。此外，或许还可以说，两个异象所教导的内容是相同的。亚伯拉罕的异象同样清晰地表明，亚伯拉罕的后代将要靠着上帝的恩典，经历很多的磨难才进入到他的国度当中，尽管面对各样敌对，上帝仍会按着他的方式行事并持守他所立的约。

“唯心主义”或“教会-历史”式的释经实际上就是应用在这一特定文学形式上的历史-文法释经法。应当反复加以强调的是，文本本身的字句告诉我们知道，我们正在处理的是代表着其他什么事物的象征符号。

有时候，我们可以明确获知这些象征符号的含义。例如，七灯台和七星的情况中就是如此。

有时候，紧邻的上下文可以使象征变得清晰明了。不需要任何人告诉我们，我们也可以知道，那口中吐出两刃利剑的威严形象正是主耶稣。事实上，读完第一章后，我想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一个事实，在这个异象中提到救主时一次都没有提及他的名字。

有时，整本《启示录》的上下文使象征意义变得清晰明确。当我们在第十二章中看到，大红龙被羔羊的血和上帝子民所见证的道战胜之后，可以确凿无疑的是，在第二十章中捆绑大龙的锁链，正是永远传讲的、关于基督使人洁净之血的福音。

有时，《圣经》中其他的书卷也对约翰在启示中所用象征的含义毫无疑义。为什么剑从救主的口中而出，而不是如我们所料被握在手中，这个问题对于任何读过《希伯来书》，读到上帝的道比任何两刃的剑更快、更加锋利、更有功效的人们而言，没有任何神秘之处。救主站在七灯台之间的意义，对任何一位知道他应许的人，就是知道他说“看哪，我必常与你们同在”，“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的人而言，再清楚不过了。

“唯心主义”式的释经也是字面意义上的诠释。我们路德宗常被指责说，不能从字面的意义上理解《启示录》的内容，因为我们说第二十章中提到的一千年不是真正的一千年。然而，那些指控我们这样解读此书的人们，反而不如我们解读得更加字面。字面释经指的是由上下文来决定文本中字词含义的释经方法。只需要稍作思量就应该可以明确，那些指控我们忽视文本字面含义的人们是如何不按字面理解经文的。比如，任何说写给七间教会的七封书信不是真正的书信，而是代表了教会历史中七个时期的人们，都不应指责我们没有使用字面的释经方式。任何将直接写给非拉铁非教会的书信中所说的话，即“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

试读本

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解读为犹太人普世归信的人们，我们也可以对他们说同样的话。任何从这些话中看到哪怕一个犹太人回转归信的人们，已然背离文本的字面含义了。

同样，认为基督将会和他复活的信徒们一起在这个世界上统治正好一千年的说法，完全不符合《启示录》第二十章中的字面含义。对于任何一位密切关注着这一章中其他字词的人们，这一点是清晰明确的。约翰说的是，信徒们的灵魂复活并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每一位留意到约翰在第一章中所说内容的人，就是说，注意到救主已经使我们成为君王这一事实的人们，就知道从我们回转归信的那一天起，我们的灵魂已经开始和基督一同治理了。这也正是“第一次的复活”，正如任何按字面意义理解救主在《约翰福音》5:28,29 中提及的双重复活的人们都会知道的那样，该处经文中耶稣谈到了当灵里死亡的人们听到上帝儿子的声音时发生的一次复活，和当信徒和不信之人的身体从他们埋葬其中的坟墓里出来时发生的第二次的复活。并且，一千年必然是怎样的一千年，文本中也同样的清晰可见。那是我们的灵魂和基督一起活着并施行治理的时期。对于信徒个体而言，这是在他回转归信之后，直到他的身体也要复活并在他的灵魂藉着信心在这期间早就知道的自由中有份的那一天为止，两者之间的时期。对于全体教会来说，这是从新约时期教会的第一个回转归信的信徒起，直到所有的信徒从祂那里得着荣耀身体的那一天为止——按着祂能使万事降服的作为，祂要改变我们卑贱的身体，使其被塑造成祂荣耀身体的模样——两者间的整个时期。

当千禧年主义者在 4:1 中发现了被提（the rapture）的内容时，他们进一步地展示出了他们自己徜徉着，从文本中的字面意义那里已经走离了多远。其中，约翰告诉我们说，天上有门开了，他听见一个声音对他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任何读过前面经文的人都知道，这是主日在拔摩海岛上，发生在使徒约翰身上独一无二的事件，而不是在千禧年开始的七年前，将发生在所有信徒身上的事情。然而，我有一次听到一位千禧年主义者说道，这必然指的是被提，因为如若这不是被提，那么被提这件事就在《启示录》中缺席了，而按照他的想法，这是无法想象的事情。

路德宗信徒常常习惯说，我们决不可按照字面的含义解读《启示录》。这是我们已深陷其中的坏毛病，它使我们应对千禧年主义者对我们的指控时显得有些掣肘。我们按照字面解读《启示录》，正如我们按照字面解读《创世记》一样，我们比曲解此书的千禧年主义者们更加注重字面的含义。字面上的事实是，《启示录》是一个异象，字面意义上，约翰确实看到了他在此处所描述的各样事物，并且他所看到的这些事物正是描绘出未来将发生的教会历史的象征符号。这就是文本中平白的话语所展现的字面含义了。

我们确实不会拘泥于字面意义地解读这卷书。救主在一处经文（5:5）中被称作犹大支派的狮子，而就在紧接着的经文中，又被描绘成拥有七角和七眼的羔羊，这一不争的事实应该使我们明白的是，我们在阐释这些象征符号时，应该像作者使用它们时一样的自由。充满寓意的语言所具有的一个美好之处在于，一个人可以是草丛里的一条蛇，同时又是一头披着羊皮的狼。所以，魔鬼在一节经文中可以是一条大红龙，在另一处经文中则成了古蛇，又有一处经文中则成了无底坑中的天使，这对恰如其分地使用比喻性语言没有任何的破坏。同样，在象征性的描

试读本

绘中，新约时期在一处经文中可以是一千年，而在另一处经文中则是 42 个月，也是相当可能的。对象征意义生硬、拘泥于字面的阐释，对字面意义的释经是一种冒犯。数月前，一位知名的电台布道者自以为是地昭告天下说，在第六章骑着白马的那一位，和第十九章中骑着白马的不可能是同一个人，因为在第六章中的骑士只戴着一个冠冕，而在第十九章中的骑士却戴着许多的冠冕。（显然，他从未考虑过这样一个事实，即在第六章中，骑士“骑马出来，胜了又要胜”，而早在第十九章之前，我们就看到“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了。”[11:15]），这就是这种刻板、拘泥于字面意义的阐释，它显示出的是对人类语言基本属性的无知。如若他说第六章中骑着白马的骑士不可能是主耶稣，因为在第五章中，他被称为羔羊和狮子，而羔羊不能骑马，马惧怕狮子，这也将是合情合理的了。

本书的大纲

概述：在拔摩海岛上约翰关于耶稣的异象 1:1-20

第一部分：写给七间教会的七封信 2:1-3:22

第二部分：七印的异象 4:1-8:6

第三部分：七枝号的异象 8:7-11:19

第四部分：七个异象 12:1-15:8

第五部分：七碗的异象 16:1-21

第六部分：对敌基督的胜利 17:1-19:21

第七部分：对撒旦的胜利 20:1-22:7

结语：22:8-21

七封书信 (ch. 2-3)							
教会	写信的命 令	对说话之 人的描述	赞美之辞	指责的话	劝诫	呼吁聆听	应许
以弗所	1	2	3	4	5	6	7
士每拿	1	2	3	X	5	6	7
别迦摩	1	2	3	4	5	6	7
推雅推喇	1	2	3	4	5	6	7
撒狄	1	2	5	3	4	7	6
非拉铁非	1	2	3	X	5	7	6
老底嘉	1	2	X	4	5	7	6

七印 (6-7)		七号 (8-11)	
世上的教会		“教会”中的教会	
在大患难中福音得以传扬。骑着白马的人出现在大灾难之中，这都是末日征兆。 6:1-17	现今世界的毁灭延迟了，而被拣选之人聚集起来。在大患难之中，被拣选之人（教会）安全无虞。	错误教义的危险和危害。错误教义同时也是从上帝而来的惩罚（参见《帖撒罗尼迦后书》2:11-12），它来自地	教会作见证的使命。教会要传扬上帝的道。
			10:1-11 但即便在“教会”中，上帝的真教会也不

试读本

	7:1-9	狱（参见《提摩太前书》4:1）。 8:1-9:21	缺少反对者。 11:1-14
教会在大患难之中的得胜 7:10-17		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 11:15-19	

七个异象 (12-14)	
想要摧毁教会的仇敌们：魔鬼（12:1-17）， 逼迫教会的政府（海中上来的兽）（13:1-10）， 和敌基督（13:11-18）。	被选之人的胜利（14:1-5），以及律法阿和福音持续的传讲（14:6-13）。
最后的审判和对世上庄稼的收割（14:14-20）	

七碗 (15-16)	
得胜的圣徒与上帝同在（15:1-4）。	上帝对崇拜虚假之物的不信世界的审判（15:5-16:3），逼迫的上帝子民（16:4-7）， 亵渎的上帝之名（16:8-12），反对他的统治（16:13-16）。
最后的审判(16:17-21)	

基督和敌基督(17-19)	
试图摧毁教会（17:1-18）的敌基督势力， 被摧毁了（18:1-24）	基督和他子民的胜利（19:1-18）
敌基督势力最终的毁灭(19:19-21)	
基督和撒旦(20-22)	
撒旦的捆绑和他最终的覆灭(20:1-15)	天上的耶路撒冷的荣耀和上帝子民最终的胜利(21:1-22:21)

	第一部分： 七封信	第二部分： 七印	第三部分： 七枝号	第四部分： 七个异象	第五部分： 七碗	第六部分： 基督和敌基督	第七部分： 基督和撒旦	
概述 1:1-20	以弗所教会 2:1-7	第一印：白马 6:1-2	第一枝号：雹子和火 8:7	第一个异象：身披日头的妇人 12:1-17	第一只碗：毒疮 16:1, 2	权能 (17:1-18) 毁灭 (18:1-24) 敌基督和基督最后的胜利 (19:1-21) (撒旦世上代理人的毁灭)	对撒旦的胜利，最后的审判，和得胜	结语 22:8-21
	士每拿教会 2:8-11	第二印：红马 6:3, 4	第二枝号：血 8:8-9	第二个异象：海中上来的兽 13:1-10	第二只碗：血海 16:3			
	别迦摩教会 2:12-17	第三印：黑马 6:5, 6	第三枝号：苦水 8:10, 11	第三个异象：从地中上来的兽 13:11-18	第三只碗：江河与众水变成血 16:4-7			
	推雅推喇教会 2:18-29	第四印：灰马、6:7, 8	第四枝号：黑暗 8:12, 13	第四个异象：天上的 14 万 4 千人 14:1-5	第四只碗：炙烤 16:8, 16:9			
	撒狄教会 3:1-6	第五印：祭坛底下的众多灵魂 6:9-11	第五枝号：遮蔽太阳-蝗虫的烟 9:1-12	第五个异象：飞翔的天使 14:6-13	第五只碗：黑暗 16:10, 16:11			
	非拉铁非教会 3:7-13	第六印：最后的审判 6:12-17	第六枝号：从东方来的军队 9:13-21	第六个异象：最后的审判 14:14-20	第六只碗：东方来的军队 16:12-16			
	老底嘉 3:14-22	插曲：地上的教会 7:1-8 天上的教会 7:9-17	插曲：在苦难中作见证的教会 10:1-11:14	第七个异象：拿着七只金碗的七个天使 15:1-8	第七只碗：世界的尽头 16:17-21			
	插曲： 七印的序曲 4:1-5:14	第七印：概述七枝号的异象 8:1-6	第七枝号：世界的尽头 11:15-19					

试读本